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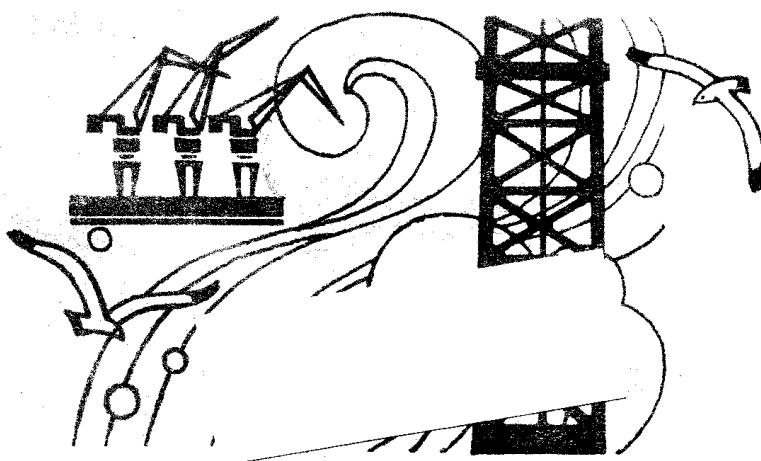
多彩的海河

天津报告文学集



多彩的海河

天津报告文学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共收报告文学作品三十六篇，都是天津作家、作者近年来的产品。它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天津市的建设成就和改革步伐。不少作品文章生动，真实感人。

多彩的海河

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29,0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

书号：10151·743

定价：1.35元

目 录

报告文学大有可为(代序)	马献廷(1)
多彩的年代	刘怀章(6)
滚线风雪	克 明(37)
引滦人	解国祯 艾哲文(46)
乔迁之喜	张 驰(60)
喜饮滦河水 不忘凿洞人	万国儒(71)
彩色的路	航 鹰(77)
奋飞的小厂	周骥良(99)
春天的脚步	阿 凤(108)
同福庄的神话	张蕙 郑直(124)
绿叶的美学	肖 荻(137)
大地的女儿	柳 溪(145)
需要这样的带头人	袁 静(156)
奋起,为了祖国	王学孝 陈德第(171)
责 任	詹岱尔(192)
选 择	谢大光(210)

闯进“旋涡”之后	齐明昌(229)
那是圣洁的窗口	赵 攻(259)
山村的教育诗	鲍 昌(274)
王娟，名不虚传	柴德森(284)
知识的力量	冯育楠(291)
家 魂	杨金锡 侯军(308)
嘱 吱	张知行(318)
深深的脚印	裴 伟(328)
拳拳寸草心	黎邦铎 张训和(340)
琴 王	苏纪迅(355)
一个普通船长的故事	王家斌(374)

报告文学大有可为

代序

马献廷

在文学这个大家族的诸兄弟中，报告文学大概是最具有直接、快捷、真实这些特点的了，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作家们为了更直接、更快捷、更真实地反映我们当前这个飞跃发展的新时代，常常情不自禁地写起报告文学来，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本报告文学集，便是天津作家们对新时代一片激情的颗颗结晶。在这本报告文学集中，作家们怀着一颗被时代激流激荡着的心，撷取了新时代生活的一些画面，或作速写、或作剪影，摹百年基业之宏图，描一代新人之丰采，虽然未必尽能与奇瑰壮丽的生活实景相媲美，但可以看出作家们向往新时代的心是赤诚而炽热的。

当这本报告文学集问世的时候，祖国大地上正在到处翻腾着庆祝国庆三十五周年的热潮。三十五年，对于历史来说只不过是一瞬，可是对于我们的祖国，却包容了非常丰富、非常深刻的内容。我们曾经有过欢腾的日子和沸腾

的生活，也曾经遇到过挫折和不幸，但更能使人倾心动情的却是当前的新的时代和新的生活。不是吗？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时光过去不过五、六个年头，时代、生活却出现了地覆天翻般的变化。在这个历史性的巨变中，不断地有一些新人、新事、新情况和新矛盾出现在作家们的视野里，随即又被一些更新的人物、事件、情况和矛盾所代替，几乎使他们有些应接不暇了。尽管作家们在新时代的感召下曾经写了很多很好的诗歌、短篇、中篇小说，但生活中层出不穷的新景象，有时需要作家们更及时和更直接地加以反映，或对一些人物、事件如实地、真切地加以记述，或就一些真人真事去进行评价和论辩，于是，除了一些专攻报告文学的作家外，很多写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的作家也纷纷扛起了报告文学这个“生活的摄像机”去逼近生活，这大概就是这几年报告文学不断获得新收获的一个原因吧。人们都承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几年，报告文学无论其包容的丰富性、反映的深刻性和表达的生动性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收进这个报告文学集中的一些作品，读者是可以窥见这种进步的一斑的。

但是，人们并不认为报告文学这些进步是能够令人满意的。与我们新时代的迅速发展相比，报告文学创作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很适应，在这方面，它似乎远远比不上它的兄弟——小说。人们常常议论：一些报告文学的题材范围相当狭窄，基本上迈不出好人好事这个圈子，作者眼界不宽阔；一些报告文学作品表现形式也有些雷同和一

般化，人物特写式的东西比较多，叙述表达方法也较陈旧；一些报告文学作品思想分量不足，材料多来自短暂的采访而不是长期、深入的观察，缺少直接来自生活的更深、更新的感受；一些报告文学作品艺术上比较粗糙，往往是满足于对一些人所熟知的材料做些艺术性的叙述，而不愿从艺术上精益求精地去进行雕琢……人们的这种议论，反映了他们对出现更多、更好的报告文学的迫切心情。虽然报告文学和新闻是近邻，但人们还是希望报告文学更象一件艺术品而不是更象一篇新闻报道。当然人们并不认为一篇好的新闻报道在欣赏价值和认识价值上就比不上一件艺术品。

新的时代在呼唤着优秀报告文学的出现，新的时代也迫切要求报告文学的创作在已有的成绩上大大前进一步。

报告文学的创作，在艺术上有一些新的问题需要作家们去进行探讨。例如，如何处理好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这二者关系？这个问题对报告文学的作者就有著特别的意义。报告文学必须依据真实的生活，反对虚构；这是个原则，但作为一件文学作品，又不能完全排除在可以允许的地方做一些可以允许的艺术的“加工”，在这些地方，艺术的真实的原则似乎又可以起作用了。那么，这个允许的界限划在哪里和怎么划呢？这个问题是需要作家们进行认真地探讨的，一些报告文学写得近似小说，往往就是由于作者在这个界限上马虎大意的原故。又如，报告文学的叙述性和论辩性在艺术风格上怎样统一？这个问题也是报告文

学所特有的。报告文学有较强的新闻性，它是靠了客观地叙述生活中出现的真实人物和事件来发挥自己的认识生活的作用的，但是它又允许作者直接“站出来”对所叙述的人物、事件充分发表见解或进行论辩。这二者处理得好，可以夹叙夹议，浑然一体，使读者感觉到作者和他们在一起，通过作者的帮助和引导，可以很自然地加深理解和认识；这二者处理得不好，就会使读者感觉到报告人——作者是个局外人，或者是个碍眼的多余的人，这就必然减弱了作品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如何避免出现“以事压理”或“以理压事”，既是个方法问题，又是个艺术风格问题。此外还有报告文学创作中艺术结构、表现手法和语言运用上都有不少值得探讨的问题，这既需要评论家、更需要作家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中去不断创立和完善报告文学的艺术思想体系。

更须要指出的是，从当前报告文学的创作实际看，要进一步提高报告文学的创作水平，首要的还是作家们如何到新时代的生活中去进行更深的发现和发掘。现在，许多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已经向人们展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新的领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但是生活中许多新的领域，报告文学还没有涉足，许多新问题也有待报告文学及时、直接地提出来。虽然，报告文学在它的文学兄弟中是属于年轻的一个，但是，它的特点标志着它必然能在新的时代中大有作为。

现在，我们把这本报告文学集献给欢庆节日中的读者，

我们衷心希望大家关心报告文学的成长，使报告文学不仅在艺术上而且在思想上也都能以自己不可代替的功能和作用的特点，跻身于文学艺术之林。

多彩的年代

——漫话天津海河公园

刘怀章

地球上有很多的河流，
我最爱的就是海河。
因为她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母亲的情丝牵动着我的心。

海河啊，我心中的河，你自从东汉末年形成水系，到今天将近一千八百个年头了。你是怎样走完这段坎坷的路程，在你的躯体上镌刻着多少历史的印迹！

二十多年前，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这一春雷般的召唤，震动了华北亿万人民，不几年的时间，海河流域的几条大河便被驯服了，得到了彻底的治理。从此，人们再也不蒙受那洪水荡家的灾难了。

然而，作为海河本身，那长期遭受帝国主义蹂躏的伤

痕，那支离破碎、畸形怪状的码头、货场、工厂、仓库……等等混乱不堪的面容，终未得到过很好的整治。

有人把海河比作一株大树，说“渤海是树冠，海河是树干，南运、子牙、大清三河为树根”，这种比喻真是太美了，如果坐上飞机，在空中俯视海河，那可不就是一株生命力极为旺盛的大树啊！它又形象，又贴切，又有力量。啊，海河，海河是天津的象征，海河哺育了世世代代的天津人，海河是天津人的生命之树。可是这株树身的皮肤的的确确伤痕太多、疮疥太重了，的的确确须要我们动手修整啊！

一、感谢我们的总书记

背靠大树好乘凉，天津城正是坐落在海河这株大树之下。一位工程师给党中央写信，很有远见地提出建议，说全国有河流的城市不多，天津作为华北的经济中心，海河应成为它的风景轴线，美化海河，会增加天津城的光彩。他想到了伦敦的泰晤士河，巴黎的塞纳河，布达佩斯的多瑙河……人家都是巧妙地利用了河流美化城市，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海河利用起来呢？

话，说得多好，心，想得多远啊！我们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看到了这封信，立刻提笔在信上批示：

“此件转天津胡启立同志看看，希望天津这方面也搞出点名堂来。”

总书记的话，激荡在天津人民的心中。感谢工程师的

建议，感谢总书记的批示！市长胡启立当即将批件复印多份，分发给市委常委和各有关领导，并委托副市长虞福京，象抓商业一条街那样，认真抓好海河的治理。

虞副市长，高身材，魁梧，他已是年逾花甲的人，在津工作多年。据他所知，和他每天打头碰面的许多老同事，很早就有总书记那样的心情，想在海河上搞出点名堂来，美化天津城。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对于美化市容，改变海河的面貌，更有一种急迫的要求。他把常委、副市长白桦和老虞叫到一起，谈天津的市容现状，说天津市容的未来，千叮咛，万嘱托，抓好市容建设，海河的修整当然是一项重要内容。

许多领导都想到一起来了，虞福京格外高兴，他虽然身体不大好，可他一心要去海河亲自考察。他想：“落实总书记和市委的指示，首先应从调查研究入手，海河的现状究竟怎么样？我们先迈那一步？不做实地勘察是不行的……”

于是，在一个春冻刚刚化完，河水清清，寒气未消的日子里，老虞叫上了市容管理办公室、市政局、规划局、园林局以及所涉几个区的领导，来到海河边，登上一艘小汽艇，顶着河水的清波，徐徐穿行在海河中——开始了认真的巡视、考察。建国以来，象这样一寸、一丈、一里，不留一点空隙的沿河巡视、考察，还是第一次哩！

小汽艇突突突地行进着。虞福京伫立船头，区局的十几位领导依次相立。那碧清见底的河水，那船头涌起的雪

白浪花，眼下没有一人去看它，人们的视线全被海河两岸的景物牵动过去了。早春料峭的溜河风掀动着他们的衣襟，吹拂着他们的面容和发丝，大家好象全没有在意，十几颗心，都被海河揪抓着。

人们知道，海河北衙南运、子牙两河，往南分为卫运、滏阳、滹沱三河，往西往北分为大清、北运、永定三河，也就是人们常讲的，三岔河口，九河下稍，七十二道关沟，支支蔓蔓，象是无数条遒劲的根须，深深地扎到太行山中。而海河的身躯纵卧天津城，从西北伸向东南，经过塘沽跳入浩瀚的渤海……大家观看着，思考着。

也许是我们这些领导总也没下过海河的缘故吧，多年看到的，是河两岸堆积着小山似的货物，是残垣破壁的仓库，是一人高沟沟壑壑的围墙，是砖头瓦砾、成堆的垃圾，甚至是那日伪时期留下的被我们的解放军炮火惩罚过的歪着身子的明碉暗堡……而今站在汽艇上，身临大河中，给人的感觉却是大不相同了。河两岸的堆物、残垣固然叫人目睹生厌，可人们掉转头，双目平视河面时，那河面上清流滚滚，绿波荡漾，水雾腾腾，烟云浩渺，几只打鱼的小划子点缀其间。啊，海河，多么美的海河！它使人感到空旷、辽阔，心爽神怡，不由地产生一种求索进取的力量。

虞副市长锁紧了的眉头舒展开，他含首微笑，心想：“工程师的建议信写得好，总书记的批示批得好，市委的决心下得好，海河的面貌就要改变了。”他的心情很是激动，扬手指着河岸上一座小公园说：“同志们快瞧，那就是

我们海河两岸的前景啊！”小公园是一家早已进入文明生产的工厂，自己清理了旧物建起来的。园里栽种了树木，培植了花草，修起了凉亭，添置了桌凳……有几位老年人正在那里摆棋叫阵呢！

老虞带领着这支小小的考察队，乘汽艇巡视了两个半天，海河的现状印在心中，他向市委汇报后，又协助市容办作出了规划，整治海河、建设海河公园的序幕便拉开了。

二、市容办主任的苦恼

清理海河的工作一铺开，市容办的大楼几乎是人走一空，门都上锁了。他们分散到海河中段近二十公里的河两岸，日日夜夜，风风雨雨，丈量，绘图，登记，核算，找住户、找工厂、找码头、找仓库，找区、找局……通知，协商，动员，要他们自己动手，清整、搬迁。

牵动这么多单位，清除这么多积物，谈何容易哟！

历史的陈迹，多年的积累，仅仅在这中段的河两岸上，按部门计，就涉有二十三个区局、八十二个基层单位，那零零星星的住户也有近百家。丈量、绘图、登记、核算这些死工作，干起来还算顺利，只要我们的工作人员付出汗水就够了。而当要那些工厂、码头、仓库、住户真的挪动挪动时，可就真的有点儿红了眼了！

“我世世代代住在这里，你叫我搬到何处？”

“我那个街办小厂是残废人的饭碗，关了门叫他们吃

什么？”

“我这几十个小山似的大纸垛运到哪里去？”

“切掉我半个厂子，上交利润怎么完成？”

“这码头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怎么说扒就扒？”

甚至连那名饭店的经理，听说要叫他的一位职工迁往新住宅区，也都忙不迭地找到市容办，为他的工人辩解：

“他早四点就得来店制作面食，你叫他搬到几十里远的小海地，早晨还上班不上班？俺这店铺还开不开？”

外地驻津单位也有自己的逻辑，他们说：“市委的号召嘛，政府的决定嘛，我们是衷心拥护的，可我们做不了主啊！”

难题，一个跟着一个，它象是长了利角，从海河两岸的堆物中同时冒了出来——客观上存在的真困难，和主观上制造的假困难搅合在一起。这些，都变成了大大小小的软钉子、硬钉子，把我们市容办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都给顶回来了。

怎么办？怎么办啊？市容办主任李金声站在窗前，狠命地吸烟；副主任胡亚伟在室内走来走去。二人拧着眉头，默默地思索，思索，思索着该当如何去拔掉这些“钉子”。

这些天，老李和老胡一直同普通工作人员一起，不分白天黑夜，不顾风雪雨露，走厂，串户，说服动员，该做的，他们都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地做了，他们实在是太辛苦了！

说起两位主任，都是五十大几的人了，老李个儿高，

文静，朴实，表面上看，似乎有点儿严肃；而老胡呢，个头儿矮些，开朗，爱说，偶尔还发一点小小的脾气，露一点点脸色。两个人的共同点，是对工作细心、认真，一丝不苟。他们的性格、作风，在下属的心目中是非常熟悉的，人们说，李主任吸烟，是在思考问题，或是帮助你想工作办法；胡主任发脾气，脸色不好看，是在给下面提醒，指路子。他们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都是为了推动事业前进——这在市容办的许多同志中，都感到他们亲切、温暖，令人敬佩。

这时节，李金声想的是什么呢？他想到了总书记的批示，想到了市委和市政府压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想到了自己的下属：赵国溥、晏德江、刘树哲……有的年近花甲，有的带病上阵，辛辛苦苦，任劳任怨，工作了这么长时间，难道就叫这些“钉子”挡住前进的去路不成？

这位中年干部，是十几岁投身革命行列，四九年随着天津的解放而进城的。他做过政策研究工作，当过处长，任过建委副主任，七六年地震后的第二天，他又到工作量最大、困难最多的房管局担任局长。繁重急迫的任务，从来没有使他感到象现在清理海河岸边积物、动员搬迁这样叫人耗心血、绞脑汁！

李金声为这些“钉子”户苦恼着。

本来嘛，市政府决定中，对于清理积物、搬迁等事项，都有明确规定，无须多费口舌；也无须去惊动市委、市政府更多的领导投身这一项动员工作。多年来，老李承担的